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五年历程 与未来发展路径

魏媛媛 于明弘 赵娅萍

内容提要 2021年1月1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成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建立既源于一体化的历史愿景和现实发展需要，也受到地缘政治重构与多边贸易失序的影响。五年来，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成就主要有：政策框架趋于成熟，谈判机制灵活明确；配套设施逐步完善，贸易增长内生动力提升；协调成员国统一立场，促进团结自强。与此同时，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国家决策进程缓慢，执行进度滞后；非关税壁垒仍然普遍，阻碍贸易流通；地区机制重叠并存，政策协调难度较大。未来非洲大陆自贸区发展需要加强制度化落实，提升履约意愿和能力；推进数字化和标准统一，消减关税壁垒；明确机构功能定位，促进次区域与大陆协调。中国积极支持非洲一体化进程，在标准协调、数字贸易和基础设施联通等重要领域，为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关键词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 非洲一体化 中非合作 区域贸易

作者简介 魏媛媛，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9）；于明弘，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089）；赵娅萍，暨南大学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广州510630）。

近年来，非洲大陆经济一体化成为全球发展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自 2021 年正式启动以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简称“非洲大陆自贸区”）不仅成为推动非洲贸易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平台，也深刻改变了全球南方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随着实施步伐加快，深入探究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成效、实施挑战与发展路径，对于准确掌握其发展态势、及时应对潜在风险、有效把握合作机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

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在规则与机制层面，有学者梳理了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法律框架和谈判进程，揭示了分阶段谈判、分步实施的制度设计，并总结出关税减让、服务贸易开放和多层级治理等核心条款。^① 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在多重区域机制并行的背景下，现有规则之间存在冲突和摩擦，如协定重叠、法域差异、第三方法规影响等问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通过规则协调、法域互认以及借鉴其他自贸区经验来降低谈判和执行成本。^② 此外，也有学者将非洲大陆自贸区规则置于产业与价值链的背景下，强调关税减让需要与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和投资环境的改善相结合，才能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推动区域价值链重组。^③ 第二，在关键领域效应方面，有学者运用计量模型发现，降低区域内贸易成本在农产品和食品领域的效果尤为显著，而收益分布则取决于各国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和投入产出结构。^④ 研究进一步揭示，国家对收益分配的预期会影响其执行和合作的动力。关税削减只有在叠加非关税壁垒消除和规则

① 朱伟东等：《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法律文件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91 页。

② 贺鉴、杨常雨：《中国—非洲自贸区构建中的法律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88—101 页。

③ Hippolyte Fofack and Andrew Mold, “The AfCFTA and African Trade—An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African Trade*, Vol. 8, No. 2 (Special Issue), 2021, pp. 1–11.

④ Ilaria Fusacchia, Jean Balié and Luca Salvatici, “The AfCFTA Impact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de: A Value – Added Perspective,”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49, No. 1, 2022, pp. 237–284.

统一时,才能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市场一体化。^① 第三,在建设前景方面,有学者指出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可行性取决于贸易便利化、基础设施、金融和安全等配套措施能否同步推进,同时强调过于激进的计划安排与能力建设滞后可能导致名义上的一体化与实际上的碎片化。^② 另有学者提出渐进协调的路径,例如通过关税减让表和原产地规则的对接、非关税壁垒线上申诉平台、数字支付和贸易信息平台等逐步实现规则的统一。^③ 这一方面的研究已从愿景描述转向方案设计,但在秘书处作用机制、成员国财政承诺以及绩效评估等方面仍有待补充。

综上,国内外学术界已在规则与机制、关键领域效应、建设前景等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对于非洲大陆自贸区发展的现状、制度落实的瓶颈以及相关机制的实际成效仍缺乏系统性研究。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发布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明确指出,中国坚定支持非洲一体化进程,将支持非洲实施 30 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继续为非盟和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提供帮助。^④ 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发展对深化中非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本文将系统梳理非洲大陆自贸区近五年的执行情况,重点关注其制度建设、政策落实以及结构性障碍,以期为进一步推动中非经贸合作提供参考。

-
- ① Gift Mhonyera and Dieter F. Meyer, "The Impact of AfCFTA on Welfare and Trade: Nigeria and South Africa in Light of Core Export Competences," *Sustainability*, Vol. 15, No. 6, 2023, p. 5090.
- ② Sunday Wapmuk and Jamilu Muhammad Ali,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Zamfara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Vol. 3, No. 1, 2022, p. 15.
- ③ Chukwuma Michael Nwankwo and Chukwudi Christian Ajibo, "Liberalizing Regional Trade Regimes through AfCFTA: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64, No. 3, 2020, pp. 297–318.
- ④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年9月5日, 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9/t20240905_11485697.shtml, 访问日期:2025年10月5日。

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与发展背景

非洲大陆内部贸易由来已久。早在公元 8 世纪，马格里布地区与萨赫勒地区之间就已经形成稳定的贸易联系。15 世纪末，随着新航路开辟，欧洲国家开始对非洲进行殖民活动，加剧了非洲民族矛盾和地区冲突，非洲大陆内部贸易几乎陷入停滞状态。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非洲多国在实现国家独立后，希望重启国家间的贸易联系，为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奠定了基础。

（一）制度基础逐步建立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泛非主义运动（Pan - Africanism movement）的重心从海外转移到非洲本土，非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在次区域和大陆层面同时展开，这为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奠定了历史和制度基础。区域层面，非洲各个区域的一体化实践为大陆层面的自贸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东非共同体（East African Community）、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 Community of Central Africa States）、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Union of the Arab Maghreb）、东南非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for Eastern and Southern Africa）等地区组织的建立使得非洲一体化率先在次区域层面展开，为随后大陆层面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大陆层面，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的实践逐渐催生了“大陆级别的自由贸易区”的概念。1991 年《阿布贾条约》（*The Abuja Treaty*）首次提出“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概念，并提出有关非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该条约规定成员国将在 2020 年前分六个阶段建立非洲共同市场，其中第四阶段是在 2019 年建立全非洲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作为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文件，《阿布贾条约》标志着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概念已经形成并且逐步成熟。

然而,受地区政治安全局势动荡、各国领导层更迭频繁、社会发展不稳定等因素影响,非统一体化程度较低,非洲经济共同体建设被一再搁置,直到2002年非洲联盟正式成立。从成立伊始,非盟便明确提出“加速非洲大陆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协调现有区域经济共同体,逐步实现经济联盟”等主要目标,^①为自贸区落地实施按下加速键。在2012年非盟峰会上,非洲各国一致同意到2017年建立一个大陆自由贸易区。^②在2015年非盟峰会上,非洲各国同意正式开启自贸区谈判进程。^③2015—2018年,非洲各国就自贸区相关问题展开十余次谈判。2018年3月,非洲多国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签署《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随后除厄立特里亚外的所有非洲国家均陆续加入该协定。

(二) 现实因素推动联合

除非洲各国和区域组织在制度建构方面的努力外,非洲大陆内部经贸联系不足的现实困境,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加速演进的外部环境也共同成为推动非洲大陆自贸区落地实施的动力。

第一,非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非洲大陆内部经贸联系不足,为建设非洲大陆自贸区带来发展机遇。从经济基础角度来看,非洲大陆承载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最不发达国家(LDCs)群体。根据联合国分类标准,目前全球44个最不发达国家中,非洲占据32个,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④2024年在有统计数据的48个非洲国家中,多达31个国家处于

① African Union, “Agenda 2063: Aspirations,” <https://au.int/en/agenda2063/aspirations>, accessed October 5, 2025.

② African Union, “18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African Union,” <https://au.int/en/summit/18>, accessed October 5, 2025.

③ African Union, “25th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African Union,” <https://au.int/en/summit/25>, accessed October 5, 2025.

④ United Nations Trade and Development, “List of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https://unctad.org/topic/least-developed-countries/list>, accessed October 15, 2025.

贸易逆差状态。^① 这种贸易逆差并非源于消费扩张或技术引进的积极作用，而更多由于出口结构单一和价值链位置的边缘化，反映出非洲整体出口能力的结构性缺陷。此外，长期以来非洲大陆内部经贸联系十分薄弱。即使到 2023 年，非洲区域内部贸易仅占非洲贸易总额的 14.7%。^② 相比之下，亚洲、欧盟的这一数据分别高达 56.1% 和 62.3%。^③ 这一显著差距表明，非洲尚未形成有效的内部市场体系，这不仅削弱了非洲地区整体议价能力，也不利于本地产业链的形成。然而，正是因为内部经贸联系尚未充分建立，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才拥有了广阔的发展和制度创新空间。

第二，全球贸易格局深刻变革，为推动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提供重要驱动力。当前，多边贸易体系的权威性与有效性正面临严峻挑战。作为全球贸易争端解决基石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制已近乎瘫痪，无法正常履行仲裁职能，导致多国转向发展区域和双边协议，全球贸易出现碎片化趋势。同时，大国地缘战略竞争加剧，贸易摩擦此起彼伏，再加上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能源粮食危机等多重因素叠加冲击，全球经贸合作环境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信心下降，围绕主权让渡不均、利益分配不公、决策低效以及全球治理政治化的争论愈发激烈。这些变化共同催生出一个由区域集团主导、规则碎片化的贸易新格局，使得依赖传统多边体系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日益迫近的集体风险，促使非洲国家达成新的战略共识，即通过更紧密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来共同应对挑战。非洲大陆自贸区加速推进正是非洲国家为应

① “Balance of Trade Africa,” Trading Economics,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balance-of-trade?continent=africa>, accessed October 15, 2025.

② “African Trade Report 2024,” Afreximbank, June 2024, https://media.afreximbank.com/afrexim/African-Trade-Report_2024.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25.

③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2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042516/asian-economic-integration-report-2025.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25; “Annual Share of Goods Export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Going to Intra-EU and Extra-EU Trade Partners,” Statista,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384742/eu-international-trade-share-exports-intra-extra-goods/>, accessed October 15, 2025.

对挑战而作出的积极响应。

第三，在全球竞争格局演变之下，非洲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丰富的资源、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巨大的市场潜力使之成为大国竞争与合作的对象，为非洲大陆自贸区加速落地创造了外部条件。近年来，西方国家强调对非平等伙伴关系并加大对非洲的关注和投入。2022 年欧盟推出“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承诺到 2027 年为非洲筹集 1500 亿欧元资金，主要聚焦数字、绿色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旨在加强对非合作并提升欧盟在非洲的影响力。^① 同年，美国发布《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战略》（*U. S. Strategy Toward Sub-Saharan Africa*），将非洲视为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重要伙伴。拜登政府在当年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承诺：未来三年向非洲投资 550 亿美元，并通过“繁荣非洲倡议”“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非洲增长与机会法案》（AGOA）等政策工具扩大对非经贸联系。^② 这些新举措反映出国际社会对非洲的重视大幅提升，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意味着新机遇，但唯有加强内部团结、制定自主的发展战略，方能有效应对外部竞合态势。在外部环境刺激与内部动力的双重驱动下，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不仅是非洲国家战略整合的体现，更是非洲对国际贸易变局的主动回应。

非洲大陆自贸区五年成效

2019 年 7 月 7 日，第 12 届非洲联盟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特别峰会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开幕，会议正式宣布非洲大陆自贸区成立。随后由于新冠疫情暴发，原定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的正式生效日期被迫推迟。直到 2021 年 1 月 1 日启动仪式在线上举行，才标志着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落地

① Pan Duo and Wang Mingjin, “Advancing the EU’s Global Gateway Strategy in Africa,”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33, No. 2, 2023, pp. 63–78.

② 马汉智：《对华竞争背景下拜登政府对非洲的经济战略》，《当代美国评论》2024 年第 8 期，第 104—123、129—130 页。

实施。近五年来,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在完善政策框架、稳定内部贸易、拓展国际合作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一) 政策框架趋于成熟,谈判机制灵活明确

截至 2025 年 4 月,除厄立特里亚^①外的所有非洲国家均已签署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反映出非洲国家对建设大陆自贸区具有较强的政治意愿。在所有签署国中,已有 47 个国家批准了协定。具体来看,协议包含迄今三个阶段谈判达成的一系列议定书和附件。

第一阶段谈判成果涵盖服务贸易^②、争端解决^③以及货物贸易^④三份议定书。服务贸易议定书涵盖金融、交通、通信、商业和旅游五大重点领域,截至 2025 年 5 月,48 个成员国均已提交具体承诺减让表的初步出价,其中 22 份经过技术核查后已被部长理事会采纳并进入实施阶段,标志着区域内服务市场开放的法律框架初步成形。^⑤ 争端解决议定书旨在为区域贸易提供稳定且可预期的制度保障,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已于 2021 年 4

① 厄立特里亚政府多次强调“先加强邻近地区合作,再向更大区域扩展”。Kidane Ataklti Tsige, “Why Eritrea has Delayed Signing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Investment and Customs Policies of Eritrea in Relation to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Vol. 10, No. 3, 2019, pp. 1733 – 1739.

② 服务贸易议定书包含 5 项附录:具体承诺时间表、最惠国待遇豁免规定、航空运输服务规定、优先部门清单、监管合作框架文件。AfCFTA, “Compiled Annex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36437-ax-Compiled-Annexes-AfCFTA-Agreement-English.pdf>, accessed October 15, 2025;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Legal Texts and Policy Documents,” TRALAC, <https://www.tralac.org/resources/our-resources/6730-continental-free-trade-area-cfta.html>,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③ 争端解决议定书包含 3 项附录:专家组工作规定、专家审议规定、专家组仲裁准则。

④ 货物贸易议定书包含 9 项附录:关税减让表、原产地规则、海关合作和行政协助规定、贸易便利化规定、非关税壁垒规定、技术性贸易壁垒规定、卫生和植物检疫规定、出入境管理规定、贸易救济规定。

⑤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 TRALAC Guide,” TRALAC, May 2025, <https://www.tralac.org/publications/article/13997-african-continental-free-trade-area-a-tralac-guide.html>,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月正式启动。^① 2023 年 2 月，非盟大会正式任命上诉机构的首批 5 名成员，满足了每个案件需由至少 3 名法官审理的法定人数要求，使其具备了正式运作的基本条件。如今，上诉机制通过独立的准司法程序裁决成员间贸易摩擦，防止争端政治化，维护协定执行的严肃性。^② 货物贸易议定书谈判已取得较大进展，但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表谈判尚未最终敲定。原产地规则是界定哪些产品能够享受优惠关税的法律标准，其谈判复杂程度高，往往是区域贸易协定的难点所在。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计划在 2025 年 10 月就 97% 的原产地规则税目达成一致，目前仍在谈判的行业包括汽车和纺织业。^③ 关税减让方面，法律确定性正逐步夯实：目前已有 23 个国家正式公布临时关税减让表（Provisional Schedule of Tariff Concessions），48 个国家或关税同盟提交了关税减让提案，^④ 并加入“指导性贸易倡议”（Guided Trade Initiative）框架下的试点贸易。

指导性贸易倡议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制度建设中最具创新性的机制之一，于 2022 年 10 月正式启动。^⑤ 最初仅有 8 个成员国，后扩展至 39 个成

- ① “Afcfta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Goes Operational,” DDC Law, April 16, 2021, https://www.ddcustomslaw.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481:afcfta-dispute-settlement-body-goes-operational,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 ② African Union, “2023 Annual Report of the Activities of the African Union and its Organs,” <https://archives.au.int/bitstream/handle/123456789/10555>,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 ③ Adama Wade, “Afcfta: Rules of Origin Facing Obstacles in the Automotive and Textile Sectors,” September 6, 2025, <https://www.financialafrik.com/en/2025/09/06/afcfta-rules-of-origin-facing-obstacles-in-the-automotive-and-textile-sectors/>,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 ④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 TRALAC Guide,” May 2025.
- ⑤ “指导性贸易倡议”的核心任务是在自贸区全面实施前，通过开展不同类型的贸易，测试其制度、法律和政策环境的成熟度，从而识别潜在问题并为后续建设的开展积累经验。它主要有四项判断依据：一是验证法律框架的效率，测试大陆自贸区已达成的协定、规则和程序是否在真实商业环境中可操作；二是评估国家机构的准备情况，检验各国海关、边境管理和检验检疫等机构是否具备执行自贸区新规则的能力；三是监测私营部门在贸易活动中的参与度，通过为企业提供匹配和指导，衡量私营部门利用自贸区法规、平台的意愿和能力；四是拟定未来的干预措施，基于调研反馈，明确未来在基础设施、物流和非关税壁垒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The Guided Trade Initiative: Documenting and Assessing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Trading Under the AFCFTA”, UNECA, May 23, 2024, <https://www.uneca.org/the-guided-trade-initiative-documenting-and-assessing-the-early-experiences-of-trading-under-the>, accessed October 20, 2025.

员国，显示出非洲国家对非洲大陆自贸区的信心和接纳度在不断提升。^①指导性贸易倡议发挥的最大作用是在非洲大陆内部成功促成此前难以实现的跨区域贸易链路。在此框架下，南非首次根据非洲大陆自贸区的优惠条件向肯尼亚发运制成品，包括冰箱、机械和农产品。此外，尼日利亚也向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发运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如电缆和智能卡。^② 这些案例表明，在非洲大陆自贸区制度框架下，跨区域贸易具有可行性，同时向私营企业发出明确信号：通过法律框架建设和执行机制的完善，非洲大陆内跨区域贸易的制度风险已初步得到控制。2025 年 4 月，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宣布，指导性贸易倡议已达成预定目标并将结束运行。在指导性贸易倡议的基础上，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正推动设立贸易整合公司 (Trade Aggregating Companies)，通过整合资源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目前，埃及与加纳已率先开展相关业务试点，未来将逐步推广至更多成员国。此外，秘书处还启动“非洲商业项目” (Biashara Africa Project)，通过搭建企业间合作网络、设立贸易交流平台、开展投资促进活动等方式，增强区域内产业联动，提升商业合作效能。^③

第二阶段谈判成果包括投资政策、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三份议定书。目前谈判仍处于第一轮，各方尚未就统一的监管框架达成共识，因此未能形成具体附录清单。在这一阶段谈判中，金融和通信服务监管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第三阶段谈判成果包括数字贸易、妇女和青年参与贸易两份议

① “Statement by H. E. Wamkele Mene, Secretary – General, AfCFTA Secretariat at the Fifty – Seventh Session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UNECA, March 17, 2025, <https://uneca.org/stories/statement-by-h.e.-wamkele-mene-2c-secretary-general-2c-afcfta-secretariat-at-the-fifty-seventh>, accessed October 25, 2025.

② Wamkele Mene, “Intra – African Trade and Its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Progress Toward the SDGs,” Brookings Institution, January 29, 2025, <https://uneca.org/stories/statement-by-h.e.-wamkele-mene-2c-secretary-general-2c-afcfta-secretariat-at-the-fifty-seventh>, accessed October 25, 2025.

③ “Statement by H. E. Wamkele Mene, Secretary – General, AfCFTA Secretariat at the Fifty – Seventh Session of the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frica,” UNECA, March 17, 2025.

定书。其中《数字贸易议定书》下的 8 项附件已在 2025 年 2 月全部通过,^①《妇女和青年参与贸易议定书》草案将在即将召开的妇女和青年参与贸易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行审查。一经批准,成员国需在 5 年内调整国内法律以符合议定书规定。^②

非洲大陆自贸区官网显示,目前第三阶段谈判已经被并入第二阶段。^③数字经济是未来增长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驱动力,通过对较为紧迫的议定书开展优先谈判,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能够快速统一数字贸易规则,最大限度利用全球数字经济潜力。这也体现了非洲大陆自贸区作为一个发展型贸易协定,面对全球经济趋势的变化,具备一定的战略适应能力。

自正式启动以来,非洲大陆自贸区法律框架基本完善,而且在制度构建上取得实质性进展:超过八成成员国已经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多数国家已提交关税减让提案,并通过“指导性贸易倡议”积累了实际操作经验。然而,与世界上其他较为成熟的一体化机制相比,非洲大陆自贸区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实施环境。欧盟凭借超国家机构和财政转移支付等举措实现深度一体化,东盟则通过不干涉内政、有效合作等原则推动区域贸易的稳步增长。而非洲大陆不仅需要协调五十多个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国家之间的利益,更要克服主权让渡带来的政治阻力。这一过程需要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在坚守规则的同时采取灵活务实策略,方能实现其推动非洲大陆经贸融合的初衷。

(二) 配套设施逐步完善,贸易增长内生动力提升

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运行近五年来,非洲大陆内部贸易总体呈现稳步

① 《数字贸易议定书》包含 8 项附件:数字产品范围规定、非洲企业原产地规定、内容规定、优惠待遇资格规定、促进非洲内部数字贸易规定、法规、指南和争端解决规定。

② “AfCFTA Reaches Landmark 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 for 92% of Goods,” May 5, 2025, <https://kohantextilejournal.com/afcfta-rules-of-origin-2025/>,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③ AfCFTA, “Protocols to the AfCFTA Agreements,” <https://au-afcfta.org/trade-areas/>,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提升态势，在一系列配套设施建设上取得重要进展。

一是区域价值链建设方面，非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2022 年发布的报告指出，非洲区域价值链仅占全球参与的 2.7%，远低于拉美（26.4%）和亚洲（42.9%），但其内部贸易构成明显更偏向工业制成品。2019 年非洲内部出口中近八成属于加工或半加工产品，而对外出口中该品类仅占四成左右。在这样的基础上，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不断推进，该区域有望凭借更统一的市场，在汽车等产业中构建“中心—辐射”式生产网络，从而加快从原料输出向制造业转型的步伐。^①此外，2024 年 12 月通过的《非洲绿色矿产战略》（*African Green Minerals Strategy*）提出，要利用非洲大陆自贸区创造的统一市场和统一规则环境吸引投资，建立从矿产开采、精炼加工到电池材料制造，乃至电池组装和电动汽车生产的完整价值链。^②非洲拥有全球能源转型所必需的大量关键矿产资源，如钴、锂、石墨等，然而长期以来这些资源多以初级原材料的形式出口，非洲在全球产业链中只扮演原料矿场的角色。通过这一战略的实施，非洲大陆自贸区将能够更好地整合资源、培育新兴产业，构建区域价值链。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非洲基础设施发展规划》（PIDA）提供了大陆层面的战略框架，一系列跨国走廊项目正在落地。如连接东非多国城市的标准轨距铁路（SGR）项目，其坦桑尼亚境内达累斯萨拉姆—多多马核心路段已于 2024 年投入商业运营，连接卢旺达的延伸段也已进入建设阶段，整个走廊预计将在 2036 年全面贯通。^③在南部非洲，原有的南北走廊（North – South Corridor）正在被重新设计为集工业、农业和能源开发

① African Union, “Africa’s Development Dynamics 2022: Regional Value Chains for a Sustainable Recovery,” 2022, p. 23, https://www.oecd.org/content/dam/oecd/en/publications/reports/2022/05/africa-s-development-dynamics-2022_8e128a8d/2e3b97fd-en.pdf,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② African Union, “The African Green Minerals Strategy,” 2024,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44539-doc-AGMS_Final_doc.pdf,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③ “Programme fo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 Africa,”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https://www.afdb.org/en/topics-and-sectors/initiatives-partnerships/programme-for-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in-africa-pida>,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于一体的智能经济走廊，这一升级改造预计将为该区域带来 161 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创造约 160 万个就业岗位。^① 这些项目不仅有助于改善区域连通性，更重要的是能通过与产业布局的深度结合，为提升非洲内部贸易打造坚实基础。

三是数字化平台建设方面。为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正推进原产地证书电子化改革。当前，电子原产地证书系统已在非洲多国逐步推广应用，该系统实现了从申请、审核到签发的全流程线上操作：出口商提交申请后，系统自动审核企业资质并生成商品减让清单，海关部门在线审批并生成数字证书，供企业直接传输至进口国海关，不再需要传统的纸质证明盖章寄送。与以往完全依赖人工、纸质单证的做法相比，电子系统减少了时间成本，在降低伪造风险的同时增强了贸易流程的可追溯性，提升了跨境贸易效率。与此同时，贸易信息不畅问题依然突出，信息不透明、不对称仍是阻碍非洲企业拓展区域内市场的主要障碍之一。为打破信息壁垒，非洲贸易观察台（African Union Trade Observatory）作为自贸区秘书处设立的综合性信息门户，能够提供实时、权威的市场信息，内容包括各国贸易数据、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海关流程以及市场供需动态等。^② 该平台的数据来源于各国海关和统计机构，并与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国际组织的数据库实现对接，从而保障信息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借助该平台，中小企业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全非范围的贸易信息，为其识别市场机遇、优化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该平台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有效促进了贸易便利化，为构建更高水平的非洲单一市场创造了条件。

① “SADC Endorses North – South Economic Corridor Concept,” SADC, August 2025, <https://www.sadc.int/latest-news/sadc-endorses-north-south-economic-corridor-concept>,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② African Union, “New Tool Enables African Businesses to Find Continent – Wide Trade Opportunities as the AfCFTA Begins in 2021,” December 7, 2020, <https://au.int/en/pressreleases/20201207/new-tool-enables-african-businesses-find-continent-wide-trade-opportunities>,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四是金融支付方面，区域自主结算体系的建立，正在推动非洲贸易支付方式由依赖外币向本币结算转变。货币结算问题长期制约着非洲内部贸易发展，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使用不同主权货币，企业跨境交易长期依赖美元等第三方货币作为结算中介，不仅手续烦琐，也面临较高的汇兑成本与汇率波动风险。为破解这一困境，非洲进出口银行与自贸区秘书处合作开发了泛非支付结算系统（Pan African Payment and Settlement System, PAPSS），通过连接参与国的央行与商业银行体系，为非洲各国提供本币跨境支付清算服务。在具体操作中，进口商用本国货币支付，其本地银行通过泛非支付结算系统将款项直接兑换为出口商所在国货币，并实时转账至对方银行账户。该流程在系统内部实时完成，无须经由美元等中介货币进行中转。据估算，该系统每年可为非洲大陆节省约 50 亿美元的货币转换支出。^① 截至 2025 年 7 月，该系统已接入 17 国央行及超过 150 家商业银行。在全球金融环境趋紧、美元流动性不稳定的背景下，泛非支付结算系统的运行有力增强了非洲区域内贸易的韧性与自主性。^②

理论上，上述配套设施建设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并促进区域内贸易流动；从实际贸易成效看，非洲大陆内部贸易额在绝对值上呈现出回升态势。根据非洲进出口银行的报告，非洲内部贸易额从 2023 年的约 1922 亿美元增长到 2024 年的 22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4%。^③ 这表明，非洲大陆自贸区制度性构建和配套基础设施启动，确实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区域内贸易。但不可忽视的是，五年间的贸易波动还受到多种外部因素影响，如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大宗商品价格回升、汇率与外需变动等，

① “What’s Holding Back Africa’s Digital Trade?” TradeMark Africa, December 10, 2024, <https://trademarkafrica.com/whats-holding-back-africas-digital-trade/>,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② “Bank Al – Maghrib Signs Up to PAPSS, Establishing Morocco as its 17th Country of Presence,” Afreximbank, July 7, 2025, <https://www.afreximbank.com/bank-al-maghrib-signs-up-to-papss-as-morocco-becomes-17th-member-country-to-join-the-network/>,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③ “African Trade Report 2025,” Afreximbank, June 2025, p. 11, https://media.afreximbank.com/afrexim/African-Trade-Report_2025.pdf, accessed November 4, 2025.

这些因素同样会推动或抑制内部贸易规模。因此，很难将非洲内部贸易的增长完全归因于非洲大陆自贸区的直接作用，对于近五年非洲贸易增长的归因必须持谨慎态度。

为深入分析非洲大陆自贸区与贸易增长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有学者利用全球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对非洲大陆自贸区的长期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非洲大陆自贸区对区域价值链的整合具有总体积极影响。^①此外，贸易自由化正在强化自贸区成员国的中间环节角色，这意味着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在重塑非洲的生产网络，推动生产碎片化，将制造过程分散在多个国家，每个国家专注于特定的增值环节。这种转变标志着非洲发展正在从传统的原材料出口模式迈向更具竞争力的区域供应链模式，符合非洲大陆自贸区推动大陆工业化和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

因此，非洲大陆自贸区的贡献不能简单地用绝对增长数字来衡量。当前阶段，非洲大陆自贸区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提供经济韧性，同时充当非洲大陆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在全球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非洲大陆自贸区通过促进内部需求和区域价值链的稳定，有效减少了非洲经济对单一外部市场的依赖。因此，即使非洲大陆内部贸易增长率略低于总贸易增长率，非洲大陆自贸区在风险对冲和增强非洲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方面仍具有重要贡献。此外，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24 年非洲区域内贸易增长率达 8.5%，远超非洲大陆对域外市场的出口增长率 0.4%；相比而言，2022 年非洲区域内贸易增长率仅为 4.4%，对域外市场的出口增长率为 18.8%。^②这表明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在有效地将贸易流转向区域内部。更重要的是，这种增长是高质量增长，贸易增长较快的商品包括制

① Ilaria Fusacchia, Jean Balié and Luca Salvatici, “The AfCFTA Impact on Agricultural and Food Trade: A Value Added Perspective,” *European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Vol. 49, No. 1, 2022, pp. 237 – 284.

② UNECA, “Eastern Africa’s Trade Performance in 2024 – 2025: Resilience Amid Global Uncertainty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Gains,” September 23, 2025, https://www.uneca.org/eca-events/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documents/sro-ca-ce-icsoc2025/icsoc_background_document_2_trade_performance_for_eastern_africa_23sep2025_9_82.pdf, accessed November 9, 2025.

成品（如纺织品、化工产品、水泥和药品）和农产品，非洲各国正在减少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并提高区域内的工业附加值。非洲大陆自贸区实施在贸易层面带来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贸易量提升，更体现在区域内贸易结构优化，这也为非洲大陆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奠定了基础。

（三）协调统一立场，促进团结自强

目前，非洲大陆自贸区最显著的地缘政治成效体现在其制度赋权效应上。非洲大陆自贸区在贸易上将非洲各国、各区域从原本分散的经济体整合为一个统一的贸易实体，使非洲大陆的整体经济规模转化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议价能力，推动非洲国家从国际政策的被动接受者逐步转变为全球治理变革的参与者和贡献者。通过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建立一个涵盖 14 亿人口的单一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为非洲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确立了集体谈判地位。过去单个非洲国家在面对国际组织或大型贸易伙伴时，议价能力往往较为微弱，如今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作为非洲各国在贸易事务中的协调中心，为外部经济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对接平台。当外部伙伴寻求与非洲进行贸易合作时，必须全面考虑非洲大陆自贸区对整个大陆市场的影响。

具体到实践层面，非洲大陆自贸区增加了非洲国家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二十国集团（G20）等国际组织的深度互动。2022 年 10 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非洲大陆自贸区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就货物贸易、减少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海关便利、促进投资、知识产权保护等展开合作。^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非洲大陆自贸区实施有助于非洲国家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发出共同声音，尤其是在农产品补

^① “UNCTAD and AfCFTA Secretariat Strengthen Ties to Boost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rade in Africa,” UNCTAD, October 10, 2022, <https://unctad.org/news/unctad-and-afecta-secretariat-strengthen-ties-boost-regional-integration-and-trade-africa>, accessed November 9, 2025.

贴、市场准入和贸易便利化等多数非洲国家关切的议题上提出改革建议。^①与此同时,非洲大陆自贸区议程已经被部分有影响力的经济治理平台采纳,从而对全球供应链重塑和贸易规则改革方向产生影响。如在 G20 层面,贸易与投资工作组已将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实施列为优先事项。^②此外,G20 正在探索建立一个“包容性绿色工业化框架”,并明确支持非洲融入全球绿色价值链,推动其工业发展。^③非洲拥有钴、锂等对全球能源转型至关重要的关键原材料,非洲大陆自贸区通过促进这些资源的区域加工和稳定供应,使非洲从单纯的原材料提供方转变为全球绿色转型的重要参与方。在此过程中,非洲大陆自贸区使得成员国能够借助集体力量发出统一声音,确保绿色转型能够促进非洲本地的价值增值,而不是继续延续资源提取的殖民地发展模式。从这个意义上看,非洲大陆自贸区能够让非洲发展议程获得更多关注,由此更好促进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这种集体行动不仅是为了争取公平待遇,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重塑全球贸易规则,确保国际组织与国际秩序的改革方向能够体现非洲国家的需求。

此外,非洲大陆自贸区建立显著改变了非洲与传统主要贸易伙伴的合作模式,推动双方关系从单边施惠向战略互惠转型。以美国为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非洲大陆自贸区表示支持,并提出与非洲建立“模范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取代现有的单边优惠项目,如《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④对非洲国家而言,单向的贸易优惠虽然有益,但本质上是不对称且不稳定的,面临续签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自贸区建设为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以内部统一市场为筹码的谈判基础。现在,非洲国家可以要求

-
- ①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3,” UNCTAD,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3_en.pdf, accessed November 9, 2025.
- ② “Trade and Investment,” G20, <https://g20.org/track/trade-and-investment/>, accessed November 9, 2025.
- ③ “Trade and Investment Working Group,” G20, <https://g20.org/wp-content/uploads/2024/12/Issue-Note-Trade-and-Investment-Working-Group.pdf>, accessed November 9, 2025.
- ④ “2020 Biennial Repor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 USTR, June 2020, p. 11,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assets/agoa/USTR-Biennial-Report-to-Congress-on-AGO-062320.pdf>, accessed November 9, 2025.

外部伙伴签订更高标准的、互惠的贸易协定，从而确保外部贸易合作能够真正支持非洲工业化和区域价值链深化，而不是延续原有的资源攫取模式。这一转变标志着，非洲正在超越殖民时期以来的贸易依赖关系，朝着战略互惠的新阶段迈进。

非洲大陆自贸区面临的挑战

自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式启动以来，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取得积极进展，但其实施过程中也面临一系列深层挑战，不仅反映了非洲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暴露了各国内部、国家间、次区域与区域间在机制和实践层面的深层次矛盾。

（一）国家决策进程缓慢，执行进度滞后

非洲大陆自贸区在国家层面的执行滞后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一体化进程的核心因素。尽管 54 个非洲国家中已有 53 个签署协定，而且 47 个国家完成了本国议会批准程序，但这仅仅是启动自贸区建设的法律基础。在协定落地执行和将政治承诺转化为经济实践方面，多国采取了观望甚至消极应付策略，导致非洲一体化红利释放缓慢。这种执行差距体现在国内批准、关税出价提交以及法律整合等多个层面，凸显了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复杂性。

从宏观数据来看，各国执行差距十分明显。尽管目前只有贝宁、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南苏丹 5 国尚未完成自贸区协定的国内议会批准程序，但更关键的关税安排严重滞后。截至 2025 年 9 月，有 24 个非洲国家公布了其关税减让表并开始进行优惠贸易，^① 这些国家将在非洲大陆自贸区框架内开展全面贸易，意味着自贸区建设正在从“指导性贸易倡议”

^①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and Competition of South Africa, “Ratification of the AfCFTA Protocols,” September 2025, <https://www.thedtic.gov.za/wp-content/uploads/Ratification-AfCFTA-Protocols.pdf>,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5.

下的试点贸易向常态化的全面贸易发展。尽管如此，目前的参与规模远未达到预期效果，非洲多国政府仍在沿用原有的区域经济共同体或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的最惠国待遇关税政策，而非选择不确定性更高的自贸区优惠待遇。

从具体层面看，建设非洲大陆自贸区进展迟缓的国家主要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国家以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为代表，在某一阶段因国内压力将本国利益置于区域承诺之上。作为非洲主要经济体之一，尼日利亚直到2019年7月才签署自贸区协定，这主要是由于其国内制造业协会和工会强烈担忧自贸区将冲击本地产业并导致大规模失业。^①坦桑尼亚虽然早在2018年就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但时任总统约翰·马古富力（John Magufuli）担心贸然加入自贸区会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并导致大量失业，因此迟迟没有完成国内批准程序。这种担忧反映了当自贸区要求成员国对经济主权进行重大让渡时，部分非洲国家倾向于通过保护主义性质的举措来维护本国利益，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延缓了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但是，这些保护主义行为大多只是阶段性策略。2021年坦桑尼亚新任总统萨米娅·哈桑（Samia Hassan）上台后，致力于重塑坦桑尼亚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的可靠形象，开始加速推动议会批准自贸区协定，最终于2021年9月成为第38个交存批准书的国家。2025年4月，尼日利亚成为第23个提交临时关税减让表的成员国。这些均表明，非洲国家正积极在本国利益与大陆共同目标之间寻求平衡。

第二类国家以利比亚、苏丹、索马里等国为代表，与尼日利亚等国的保护主义动机不同，这些国家的执行进度滞后源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国家功能丧失。自2014年以来，利比亚持续的政治分裂和武装冲突导致国家机构瘫痪，苏丹2023年爆发新一轮冲突，索马里同样长期缺乏持久

① Chinelo Meg Egbunonu, "Nigeria's Hesitation in Joining the AfCFTA Train: The Real Problems Beneath," *AfronomicsLaw*, June 2019, <https://www.afronomicslaw.org/2019/06/10/nigerias-hesitation-in-joining-the-afcfta-train-the-real-problems-beneath>,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5.

稳定。这些国家无法有效履行基本的治理职能，缺乏统一稳定的中央政府来引领国家参与一个复杂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框架预设成员国具备一定程度的制度基础和政治稳定，但这在受冲突影响的国家中难以实现。这也表明，区域一体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建立在成员国具备基本主权能力的基础之上。

第三类国家则以吉布提、冈比亚等国为代表，它们参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滞后的核心问题在于财政困境。这些国家的财政体系长期高度依赖关税收入，使其在面临自贸区关税减让要求时陷入两难境地。以吉布提为例，该国作为区域贸易枢纽，关税及相关税费占政府税收比例常年超过 1/3，这种收入结构使其在推进贸易自由化时格外谨慎。^① 冈比亚的情况类似，关税收入占其税收总额的 40% 以上，^② 短期内难以找到替代财政来源。对于许多非洲经济体，特别是工业基础薄弱的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关税不仅是贸易政策工具，更是财政的重要来源。^③ 非洲大陆自贸区将削减关税作为核心任务，直接对这些国家的财政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尽管从长远看，贸易自由化有望通过扩大税基促进经济增长，但短期内可能引发财政缺口与预算失衡，是成员国延缓履行承诺的现实阻力。

综上，非洲大陆自贸区政策和法规执行进展缓慢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家能力崩溃、财政脆弱性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这种异质性也意味着任何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或统一的实施时间表都是不现实的。当核心利益遭遇威胁时，主权国家往往会将自身内在发展和稳定置于一体化承诺之上。因此，在目前非洲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基本单元仍然是民族国家的情况下，超国家机构的有效权威无法通过规则强加确立，而必须在尊重差异、平衡利

① “Djibouti: Selected Issues,” IMF, June 4, 2024, <https://www.imf.org/-/media/files/publications/cr/2024/english/1djiea2024002.pdf>,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5.

② Government of Gambia, “2023 Annual Macro – Fiscal Report,” June, 2024, https://mofea.gov.gm/wp-content/uploads/2024/07/2023_-_Annual_-_Macro_-_Fiscal_-_Report.pdf,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5.

③ Osei – Assibey, Edna Owusu Adokoh and Alice Nubuor, “The Effect of Tariff on Import Revenue and misinvoicing in sub – Sahara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Trade*, 2023, Vol. 10, No. 1, pp. 106 – 119.

益、寻求共识中逐步构建。

（二）非关税壁垒仍然普遍，阻碍贸易流通

非关税壁垒是非洲大陆自贸区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然而，目前在现实层面长期困扰非洲内部贸易流动的非关税壁垒仍然未见根本改善，不仅凸显自贸区制度设计在落地执行时的薄弱性，也暴露出其执行机制缺乏强制力的根本缺陷。非关税壁垒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各国政府对短期财政依赖和国内产业保护的维护，以及由此滋生的行政寻租行为。这使得非关税壁垒成为一种新型、隐蔽、灵活的保护主义手段。通常而言，非洲国家政府设置或维持非关税壁垒的行为主要出于三方面的动机。

一是补偿关税收入损失，实行变相的保护主义。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要求成员国逐步削减 90% 以上商品的关税，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严重依赖关税作为主要财政来源的国家，面临巨大的短期收入压力，政府会倾向于通过其他手段来填补财政缺口。这种对财政补偿的需求直接刺激了变相保护主义的抬头，其主要表现是通过非关税手段间接增加税收。如海关部门可能通过主观性增加货值、对货物进行武断估价或拒绝接受既有估价，对进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增值税、消费税或罚款。例如在 2024 年 9 月，卢旺达出口的食品在加纳科托卡国际机场被海关人员质疑货物价值，并在原有评估基础上给货物估值增加了 1030 美元，导致出口商支付了额外的仓储费和“未按时缴纳关税”的罚款。此外，地方行政机构会要求企业支付额外的非必要的注册费、检验费或罚金。例如在 2023 年 9 月，尼日利亚要求从坦桑尼亚进口的剑麻纤维接受一家指定私营公司的检验，并强制坦桑尼亚企业支付高额的年注册费（1000 美元）和每批货物的合格证书费用（350 美元）。^① 这为地方行政机构创造了新的收费来源，但实质上是将关税壁垒转化为非关税壁垒。

^① AfCFTA NTB, “NTB Complaints,” https://tradebarriers.africa/active_complaints,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5.

二是地方行政部门的制度惰性与寻租行为常态化。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和相关法规的执行需要非洲各国海关、标准和检疫机构进行全面的政策、流程和技术调整。然而，许多非洲国家的边境管理效率低下、通关程序冗长，而且缺乏必要的资金和培训来适应新的规则。行政能力不足，结合腐败动机，为地方官员提供了扩大自由裁量权和进行寻租行为的机会。当新的规则，如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原产地规则，执行指导不清晰且缺乏标准时，地方官员可以利用行政程序的模糊性，通过施加非既定要求、故意拖延通关或扣押货物等方式，获取“灰色收入”。例如在 2024 年 9 月，一家加纳公司从科特迪瓦进口可可壳，货物抵达边境时被科特迪瓦海关官员要求提供非强制性的“临时授权书”，由于无法及时出具相应材料，司机被当地警方逮捕，卡车也被扣留近两个月。这一案例表明，地方海关官员利用模糊的行政程序和非既定要求来故意拖延和阻碍货物自由流通，将行政自由裁量权转化为事实上的贸易壁垒，使贸易商的合规成本和时间成本大幅上升，从而影响了贸易效率。海关延迟对贸易造成的损失非常显著，有研究表明，如果所有出口货物都需接受持续两天的额外检查，可能会导致总出口额减少 16.4%。^① 行政执行力的缺失、行政效率的低下以及由此滋生的腐败问题，给非洲大陆自贸区消减非关税壁垒带来巨大阻碍。

三是国内产业保护与利益集团的政治干预。非关税壁垒持续固化还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和游说团体的影响，这些团体利用行政手段来保护其新兴或效率低下的产业免受区域竞争的冲击。例如，受到产业协会的影响，东非共同体国家在提高行业整体关税的同时，通过“关税减免计划”（Duty Remission Scheme）允许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特定企业以低税率进口相同产品。^② 这直接导致非关税壁垒和行政壁垒增加，削弱了贸易商对非洲大陆

①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Integration in Africa,” CEPII, November 2023, p. 26, https://www.cepii.fr/PDF_PUB/wp/2023/wp2023-14.pdf, accessed November 15, 2025.

② “The AfCFTA and Industrialisation: From Policy to Practice,” ECDPM, December 2021, p. 10, <https://ecdpm.org/application/files/3816/5536/7927/Afcta-industrialisation-policy-practice-ECDPM-Discussion-paper-314-2021.pdf>, accessed November 21, 2025.

自贸区政策的信任度，阻碍了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对企业而言，缺乏可预测性的营商环境比高关税本身更具破坏性，它们难以进行长期投资规划，从而给非洲大陆自贸区建立单一市场的目标带来负面影响。

非关税壁垒构成非洲开展内部贸易最重大的障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非洲非关税壁垒的从价等值为全球最高，是南亚地区的两倍以上；非洲国家平均通关时间为9天，是全球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非洲跨境贸易成本平均高出全球平均水平约50%，其中非关税壁垒是关键原因。^① 对于非洲的贸易商而言，非关税壁垒所造成的成本负担可能远超非洲大陆自贸区旨在消除的关税。

为应对这一挑战，非洲大陆自贸区设立一个专门的在线非关税壁垒报告机制（Non – Tariff Barriers），用于报告、监测和消除非关税壁垒。该机制对所有商业部门开放，包括中小微企业和非正式贸易商。投诉提交后，问题会被转交给相关国家政府，由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国家协调联络点共同协商解决。^② 但有研究表明，该机制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是认知不足，绝大多数贸易商，特别是中小企业和非正式跨境贸易者，对其存在一无所知；二是国家层面执行不力，许多国家的非关税壁垒委员会要么资源匮乏，要么形同虚设，导致从自贸区平台转来的投诉在国内无人跟进处理。^③

这一现象揭示了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非关税壁垒正在成为一种“隐性保护主义”。随着非洲大陆自贸区框架下关税逐步降低取消，面临竞争压力的国家有意使用非关税壁垒作为替代性保护手段，这些壁垒比透明关税更难监测和削减。因此，关税降低可能悖论性地导致非关税壁垒增

① UNCTA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frica Report 2024,” 2024, p. 3,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aldcafrica2024-overview_en.pdf, accessed November 21, 2025.

② AfCFTA NTB, “AfCFTA Non – Tariff Barriers,” <https://tradebarriers.africa/home>, accessed November 21, 2025.

③ Clayton Hazvinei Vhumunu and Joseph Rukema Rudigi, “Eliminating Non – Tariff Barriers in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Lessons and Experiences from African Regional Economic Communities,” *Journal of African Foreign Affairs*, Vol. 8, No. 2, 2021, pp. 129 – 155.

加。二是自贸区制度设计与现实执行之间脱节。在线报告机制是一个现代化的数字解决方案，但若缺乏国家层面有效回应和执行机构支持，其作用无法发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缺少报告工具，而在于本应响应和配合这一工具的有关方面缺乏政治意愿和执行能力。

（三）地区机制重叠并存，政策协调难度较大

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指出，区域共同体是自贸区的基石，并提出要借鉴次区域组织的实践经验。然而，协定同样有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化解成员国多重身份的挑战”。^① 这种双重目标导致机构间竞争、规则冲突以及政策协调不畅等问题，并逐渐发展为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矛盾。

一是规则差异导致行政成本增加。非洲大陆自贸区与各区域共同体在机制上的重叠，给相关行为体在选择执行标准时带来巨大的行政负担与合规成本。例如，在原产地规则方面，西共体和东南非共同市场倾向于采用全面规则，而东共体和南共体则遵循产品定制规则，非洲大陆自贸区最终采取特定产品规则与制度范围规则相结合的方式，^② 意味着一种产品可能需要同时满足非洲大陆自贸区和次区域组织的双重标准才能获得优惠地位，这直接增加了企业的运营和合规成本。

二是选择性执行与规则套利削弱了非洲大陆自贸区的权威性。当非洲大陆自贸区的原产地规则比一些次区域共同体更为严格时，生产商往往会选择利用标准更宽松的政策法规来获得贸易便利。同样以原产地规则为例，长期以来非洲次区域与大陆层面就汽车与纺织行业的原产地规则存在较大争议。汽车行业方面的分歧主要在于，摩洛哥、南非、卢旺达等国正积极发展汽车组装和制造业，希望通过非洲大陆自贸区整合区域市场，推

① African Union, “Consolidated Text of the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36437-treaty-consolidated_text_on_cfta_-_en.pdf, accessed November 21, 2025.

② Collins Chikodili Ajibo and Thoko Kaime, “Rules of Origin, Value Chains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under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Journal of African Law*, Vol. 69, No. 2, 2025, pp. 1–17.

动汽车产业规模化和跨国供应链协作，于是倾向于较宽松的原产地规则，从而使得更多汽车能够被认定为“非洲制造”，并在非洲大陆市场自由销售。而尚未建立汽车工业或市场规模有限的非洲国家则主张保留更严格的原产地要求，以保护本土汽车产业免受倾销和过度竞争的风险。纺织行业争论的核心在于非洲大陆自贸区 and 次区域共同体的不同规则：非洲大陆自贸区的规则更加严格，要求用于服装生产的面料必须在非洲境内由纱线织成；而次区域共同体的规则多数较为宽松，允许使用进口面料制成的服装享受关税优惠。^① 这种分歧直接导致企业在实际操作中的投机行为，例如对服装制造商而言，其产品根据南共体规则可以被认定为原产地产品，却不符合非洲大陆自贸区更为严格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然会优先选择适用标准更宽松的区域协定来进行贸易，以规避更高的合规成本或关税。这种规则套利行为虽然在短期内为个别企业带来便利，但从长远看，它架空了非洲大陆自贸区作为统一规则框架的权威性，使得大陆层面的市场整合变得更加困难。^②

由此，非盟官方所称的“区域共同体是自贸区的基石”这一论断，或许只说对了一半。目前看来，它们既是基石，也是“绊脚石”。这些技术层面规则冲突的背后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条件限制。

一方面是区域大国与区域集团的牵掣。非盟成员国和非洲次区域组织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与权威，会推迟或弱化非洲大陆自贸区规则的执行。例如，西共体在推动共同对外关税和区域一体化方面已经有较深基础，因此

① Liako Mofo, “Rules of Origin and Investment in Textiles and Apparel Within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Trade & Industrial Policy Strategies, June 2024, https://www.tips.org.za/policy-briefs/item/download/2557_e6e304b2d7cd0d3fe7d8293a439ba8af, accessed December 5, 2025.

② 2025年10月，在非洲大陆自贸区部长理事会第17次会议上，成员国同意先着手制定汽车和纺织行业原产地暂行规则，允许在较宽松条件下启动汽车和纺织产品的优惠贸易，避免协定整体搁置；未来将制定方案完善这些行业的长期规则，适度收紧原产地标准。Egypt State Information Service, “Egypt Manages to Reach African Consensus on the Rules of Origin Pending in AfCFTA Agreement,” <https://sis.gov.eg/en/media-center/news/egypt-manages-to-reach-african-consensus-on-the-rules-of-origin-pending-in-afcfta-agreement/>, accessed December 5, 2025.

尼日利亚等大国更愿意依靠西共体框架来维护本国在区域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将主导权让渡给新成立的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此外，尼日利亚的“非洲中心主义”外交政策长期以来将自身定位为西非地区的政治、安全和经济支柱，^① 尽管它原则上支持非洲大陆自贸区，但一个功能完备的自贸区可能会催生新的权力中心和经济轴心，挑战其在西非地区无可争议的领导地位。南非是南部非洲的经济霸主，其国内生产总值占南共体成员国总量的 50% 以上，^② 它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是不对等的：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品，进口初级商品，并维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③ 非洲大陆自贸区全面实施旨在打破这种格局，它鼓励南共体市场向来自北非或西非的贸易伙伴开放，从而有可能稀释南共体的现有优势和南非的经济主导地位。区域政治经济格局的错综复杂，使得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面临来自区域大国与区域集团的掣肘。长期来看，这不仅削弱了非洲大陆统一市场的吸引力，也影响了非洲在全球贸易格局中整体谈判的地位。

另一方面是跨区域基础设施与自贸区建设愿景错位。机制重叠不仅影响贸易政策，也影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不同区域在交通、能源、信息通信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的规划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导致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推进缓慢。比如由于历史原因，北非地区可能更偏向于与地中海国家加强交通、能源联系，而东非地区则注重与印度洋沿岸港口对接。这些区域性优先事项差异，使得非洲大陆自贸区所倡导的大陆一体化难以形成统

-
- ① Omo – Ogbebor and Dennis Osasuyi, “Nigerian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Towards ECOWAS,” *Journal of Human Sciences*, Vol. 14, No. 4, 2017, pp. 4015 – 4022.
- ② Simkins Charles, “The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II – Economy: Levels, Growth, Structure,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Happiness,” Helen Suzman Foundation, July 29, 2021, <https://hsf.org.za/publications/hsf-briefs/the-southern-african-development-community-ii-economy-levels-growth-structure-income-distribution-and-happiness>, accessed December 5, 2025.
- ③ IMF, “The Economic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Current Challenge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Southern Africa,” April 2013, <https://www.elibrary.imf.org/display/book/9781616353995/ch003.xml>, accessed December 5, 2025.

一的政策支撑。缺乏跨区域协同的结果是，即便贸易政策逐渐放开，物流和供应链层面的瓶颈仍将阻碍非洲一体化红利的释放。

综上，尽管区域共同体促进了本区域更深层次的一体化，但其固有制度、规则以及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需求，都对建立一个协调统一的大陆体系构成巨大阻力。一些区域大国的行为偏好表明，对它们而言，区域一体化往往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和投射力量的手段，非洲大陆自贸区所倡导的泛非的、市场驱动的逻辑，或许会与其地缘政治考量发生冲突。非洲大陆自贸区并非是从零到一的构建，而是在数个复杂制度上的叠加，因此其建设不仅要解决经济上的难题，也要应对地缘政治上的挑战。

非洲大陆自贸区未来发展路径

面对执行滞后、非关税壁垒普遍存在、机制重叠等多重挑战，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在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试点项目和战略合作，探索新的发展路径。非洲大陆自贸区正从一个宏大的政治框架向着更具操作性和包容性的方向演变，将一体化的承诺转化为可持续的实践。

（一）加强制度化落实，提升履约意愿和能力

为应对国家层面普遍存在的执行赤字，非洲大陆自贸区正通过能力建设与财政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逐步提升成员国的履约意愿和能力。

一是在国家层面建立强有力的跨部门协调机构。过去，由于缺乏有效的协调，自贸区协定在许多国家被视为仅是贸易部门的事务，导致其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脱节。为改变这一局面，部分国家已经率先成立国家实施委员会（National Implementation Committees），并制定详细的国家战略。例如，2022年8月肯尼亚发布《非洲大陆自贸区实施战略（2022—2027）》，不仅明确了贸易便利化、提升产能、完善制度框架等七大战略目标，还为每个目标设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和绩效指标，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可供借鉴

的范例。^① 这些国家级委员会多由总统或总理办公室等高层机构领导，旨在打破部门壁垒，确保自贸区政策能够与本国的产业发展、财政稳定和社会发展目标协同推进。

二是在大陆层面加快推进非洲大陆自贸区调整基金建设。对于许多严重依赖关税收入的最不发达国家而言，削减关税所带来的短期财政冲击是其执行自贸区协定的最大顾虑。非洲大陆自贸区调整基金由非洲进出口银行与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合作设立，总额达 100 亿美元，其核心功能就是为因关税减让而面临财政困难的国家提供补偿，同时为受贸易自由化冲击的产业提供转型升级所需的融资支持。更可贵的是，从实践来看该基金运作并非简单的财政输血，更是促进产业升级的造血机制。2025 年 7 月，该基金下属的信贷基金完成对电信公司泰莱赛尔（Telecel）1000 万美元的首笔投资，用于支持其在加纳和利比里亚扩展数字基础设施。^② 这说明调整基金会优先投资能够促进自贸区能力建设的关键领域，如数字经济、物流运输和绿色能源。这种将补偿与激励相结合的机制，有助于改变成员国对履约成本的认知，将一体化带来的短期财政损失转变为提升长期竞争力的机遇。

三是提升履约监督的数字化和透明化水平。尽管非洲大陆层面的数字化履约监管平台尚未完全成型，但是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正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等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建立一套数据监测与评估体系，目标是开发标准化的数字工具，用于追踪各国在关税减让进度、非关税壁垒处理

① U. S.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Kenya National AfCFTA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September 2022, <https://www.trade.gov/market-intelligence/kenya-national-afcfta-implementation-strategy>,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② “AfCFTA Adjustment Fund Credit Fund Closes its First Deal – US \$ 10 Million Investment in Telecel Global Services Ltd,” Afreximbank, July 2025, <https://www.afreximbank.com/afcfta-adjustment-fund-credit-fund-closes-its-first-deal-us-10-million-investment-in-telecel-global-services-ltd-%EF%BC%9C/>,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效率、贸易流量结构变化等方面的关键绩效指标,^① 通过定期发布国别评估报告,施加软性约束。上述制度安排表明,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在从一个依赖成员国自觉的松散框架,向一个具备内在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治理体系转变。

(二) 推进数字化和标准统一, 消减关税壁垒

面对比关税更为顽固的非关税壁垒,非洲大陆自贸区正在探索一条从被动报告向主动协调治理演变的新路径,通过数字化工具提升透明度,通过标准协调消除制度性障碍,并逐步强化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从而降低非洲内部贸易成本。

数字化工具应用是推动自贸区治理模式转变的重要手段。国家层面,以卢旺达的电子单一窗口(ReSW)和乌干达的电子单一窗口(UeSW)为代表的国家级贸易便利化平台,^② 通过整合海关、税务、检验检疫等多个部门的业务流程,实现了报关、缴税、许可证申请等环节的一站式在线办理,极大缩短了清关时间并降低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大陆层面,前文提到的在线非关税壁垒报告机制也正在从信息收集平台向一个初具协调功能的治理工具转型。尽管该机制在早期因处理效率低下和国家层面跟进不力而受到诟病,但其效能正在不断提升。2025年6月,这一平台成功协调解决了涉及尼日利亚出口商和肯尼亚海关的投诉案。在这次事件中,尼日利亚出口商在肯尼亚清关时遭遇被要求提供额外证书、支付高额非官方费用等多种非关税壁垒。^③ 通过在线非关税壁垒报告机制的介入,各方得以召开线上协调会议,最终确认问题根源在于信息不对称和程序不透明,并达

① UNECA, “Experts Reaffirm Commitment to Accelerate AfCFTA Implementation Across Africa,” September 2025, <https://www.uneca.org/stories/experts-reaffirm-commitment-to-accelerate-afcfta-implementation-across-africa>,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② Vincent Nkundabaramye and Mom Aloysius Njong, “Effects of Rwanda Electronic Single Window (RESW) on the Movement of Goods along the Rwandan Customs Posts,”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Vol. 9, No. 10, 2022, pp. 1–25.

③ AfCFTA NTB, “NTB Complaints,” https://tradebarriers.africa/active_complaints,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成加强信息公开和简化流程的共识。这说明,该机制已经开始通过处理个案识别和诊断系统性的制度缺陷,推动相关国家进行改革。

针对非关税壁垒,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也开始探索更深层次的治理路径,即技术标准协调与统一。这项工作正由非洲标准化组织(African Organisation for Standardisation, ARSO)牵头推进。该组织受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委托,负责协调非洲大陆范围内的标准统一工作,迄今已协调和发布超过 1000 项非洲标准。2025 年 10 月,非洲标准化组织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签署合作协定(*ISO-ARSO Cooperation Agreement*),旨在加强双方在标准制定方面的技术合作,促进非洲标准与国际实践同步发展。^①这对于在国际上推广“非洲制造”、推动非洲产品进入全球价值链至关重要。通过建立统一或互认的大陆技术规则体系,有助于铲除非关税壁垒滋生的土壤。

(三) 明确机构功能定位,促进次区域与大陆协调

面对非洲大陆自贸区与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之间因机制重叠而引发的规则冲突与权力博弈,非洲各国与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共同探索出一条路径,并非追求非洲大陆自贸区在短期内取代区域共同体,而是旨在构建一个多层次、功能分化的治理架构。

从微观角度看,由世界海关组织(WCO)等国际组织支持的“非洲原产地规则项目”已成为推动这一协调进程的重要平台。^②在该项目框架下,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与东南部非洲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等次区域组织举行多次联合研讨会和技术工作组会议。如 2025 年 5 月举行的东南非共同市场—世界海关组织—非洲大陆自贸区关于原产地累积规则的联合

① ARSO, “Kigali Agreement at the ISO Annual Meeting in Kigali, Rwanda,” October 9, 2025, <https://www.arso-aran.org/iso-arso-agreement-at-the-iso-annual-meeting-in-kigali-rwanda/>,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② WCO,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ules of Origin for Enhanced Intra-African Trade,” <https://www.wcoomd.org/es-es/topics/origin/activities-and-programmes/the-eu-wco-rules-of-origin-africa-programme.aspx>,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研讨会，以及2025年7月针对东共体原产地规则的研讨会，都旨在梳理各方规则异同，探讨实现规则兼容的可能性。这些会议成果虽然尚未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统一规则，但建立了一个常态化的技术对话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各方可以就纺织品、汽车等争议行业的具体产品规则直接进行磋商。这种渐进的协调路径，旨在通过共识弥合制度差异，为最终形成统一的大陆原产地规则创造条件。

从更宏观的制度演化角度看，非洲大陆自贸区与区域共同体的未来关系正朝着功能分化的方向发展，而非零和的权力替代。这一路径的形成，与对非洲大陆自贸区法律框架中“保留既有成果”（preservation of the *acquis*）原则的阐释相关。对该原则的狭义解释，倾向于将次区域组织已经达成的贸易自由化成果视为不可动摇的独立体系，这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然而，有学者指出“既有成果”不仅可以指次区域的贸易规则，更应包括整个非洲联盟在发展领域积累的有效实践和规范体系。^① 这将非洲大陆自贸区置于更宏大的非洲一体化框架下，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对接。从这一角度看，区域共同体特别是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共同体，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推动深度区域一体化的主要载体。它们与成员国在统一对外关税、促进人员自由流动、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制度互信，这是非洲大陆自贸区在短期内难以替代的。

（四）深化中非战略合作，助力自贸区建设

在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下，非洲大陆自贸区发展不仅依赖于其内部制度建设和成员国共同努力，也日益受到外部伙伴关系的影响。其中，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正通过一系列机制精准对接非洲大陆自贸区核心需求，在标准协调、数字贸易和基础设施联通等关键领

① Guillaume G  rout Suominen, “Beyond Regional Silos: How Reinterpreting the AfCFTA Acquis Could Transform African Integration,” Cosmoledo Research, March 2025, <https://cosmoledoresearch.com/blog/beyond-regional-silos-how-reinterpreting-the-afcfta-acquis-could-transform-african-integration>, accessed December 15, 2025.

域，为非洲一体化提供支持。

其一，在解决非关税壁垒挑战方面，中非合作正通过标准化和数字化互信机制，为非洲大陆统一标准的建立提供重要支持。《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明确提出实施“中非质量提升计划”，并设立中非标准化合作与研究中心和中非贸易数字化互信验证平台。这些机制旨在借鉴中国在建立统一标准体系和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合格评定方面的经验，为非洲区域内标准互认、贸易数据跨境可信流通提供技术与管理支持。其二，在推动非洲产业与基础设施协同发展方面，中非合作经验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的“互联互通伙伴行动”明确承诺，中国将支持非洲实施 30 个基础设施联通项目，并继续为非盟和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提供帮助。这些项目不仅包括传统的公路、铁路、港口等“硬联通”，也日益聚焦数字基础设施等“软联通”。更重要的是，该计划强调推动中国在非洲建设和运营的交通设施与工业园区联动发展，这与非洲大陆自贸区培育区域价值链的思路高度契合。此外，该计划还包括支持非洲本地价值链建设、制造业发展和关键矿产深加工，以及在非洲五个区域打造中非产业合作增长圈等具体举措，^①这些都与非洲自身的《非洲绿色矿产战略》等产业规划形成有效协同。通过这些举措，中非合作正在超越传统的资源换基建模式，向更深层次的产业链合作和技术升级转变。

结 语

非洲大陆自贸区拥有 14 亿人口和巨大市场潜力，肩负着改变非洲大陆经济命运的重要使命。更可贵的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孤立主义、保护主

^①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2025—202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4 年 9 月 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202409/t20240905_11485697.shtml，访问日期：2025 年 12 月 15 日。

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五年历程与未来发展路径

义抬头的背景下，非洲国家选择联合自强、坚持发展多边主义，这既是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战略回应，又是将发展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务实举措。《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已实施五年，进入正式运作阶段，但仍然面临严峻考验。除了前文提到的挑战之外，还有新形势下产生的新问题，如保护主义抬头、非传统安全问题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如何正确应对这些挑战，是非洲大陆自贸区能否成功运转的关键。

近年来，部分国家开始质疑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以短期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视角看待全球经济，当今世界尤其需要全球合作和集体共识。尽管非洲大陆自贸区协定的文书被称为“自由贸易协定”，但它更近似于全面伙伴关系协定，因为其规则超越货物贸易、服务、投资、竞争和知识产权等领域，旨在推动实现更高程度的非洲一体化。非洲大陆自贸区建设成效将成为全球南方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试金石，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持续优化内部治理机制、实现跨区域协调，并有效管理转型中的结构性风险。非洲大陆自贸区持续稳定发展，不仅能重塑整个非洲地区的市场和经济，也将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责任编辑：李若杨）

The Five – Year Progress and Future Path of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Wei Yuanyuan, Yu Minghong and Zhao Yaping

Abstract: On January 1, 2021, the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marking a significant milestone in Africa's economic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fCFTA stems from both a long-standing vision for integration and pressing developmental needs, while also being shaped by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geopolitical restructuring and disruptions in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key achievements in building the AfCFTA have included: a maturing policy framework supported by flexible and clear negotiation mechanisms;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which has enhanced endogenous drivers of trade growth; and the successful coordination of unified positions among member states, fostering greater unity and self-reliance. However, the AfCFTA concurrently faces a series of challenges: slow nation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leading to implementation delays; the persistent prevalence of non-tariff barriers that hinder trade flows; and overlapping regional mechanisms that complicate policy coordination. Looking ahea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AfCFTA necessitates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implementation to boost compliance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advancing digitalization and standards harmonization to reduce trade barriers, and clarifying the functional roles of institutions to enhance coordination between sub-regional and continental levels. China actively supports Africa's integration by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the AfCFTA in key areas such as standards coordination, digital trade, and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Keywords: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rican integration,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regional trade

Authors: Wei Yuanyu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Yu Minghong,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Afric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Zhao Yaping, Researcher of Intellisla Institut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From Total Dependency to Limited Autonomy: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ontinuation Logic of the African Franc Zone**

Xia Ranruo and Xu Wei

Abstract: From the colonial era to the present, the economic model of the CFA franc zone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lete dependency” to “limited autonomy.” Its evolution reflects the coexistence of transformative momentum and persistent resistance within African nation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s a monetary arrangement under the colonial system, the CFA franc zone bore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dependency. With the rise of African independence movements, shifts in the Cold War landscape, and the advance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frican nations gradually reduced their unilateral dependence on France through proactive adjustments, thereby strengthening their autonomy. Nevertheless, the CFA franc system persists to this day, underpinned by a dual logic: Objectively, France’s strategic positioning, institutional inertia, and